昆明学院学报　2018，40（4）：5～11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从民间文学走向儿童文学经典

——《格林童话》作为文学经典的生成

李莹莹[1]，董　娟[2]
（1.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虽然《格林童话》被人们视为儿童文学经典，但格林兄弟搜集整理《格林童话》的初衷却并非为儿童服务，而是将其作为民间文学研究资料用以重塑德意志民族精神。作为儿童文学经典的《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多次修改之后的结果，这种修改受到了18世纪出现的现代童年观念的影响，也受到了德国浪漫派“自然诗”美学观念的影响。格林兄弟在其中将自然和质朴的观念与儿童联系起来，使得《格林童话》成为了儿童文学的经典，也成为了文学经典。

关键词：儿童文学；格林童话；民间文学；文学经典；自然诗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8）04－0005－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8.04.002

From Folklore to Children's Canon: *Grimms' Fairytales'* Formation as Literary Canon

LI Yingying[1], Dong Juan[2]
(1.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Guizhou, China　562400)

Abstract: People usually label *Grimms' Fairytales* as children's literature, but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Grimms' Fairytales* is not suitable for children to read, and the Grimms Brothers' true intention to collect these stories was to regard them as the remolding of German's spirit. *Grimms' Fairytales* is the result of the polish by the Grimms Brothers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s of modern childre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aesthetics from the national poetry in the German romantic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nature and simplicity and children makes *Grimms' Fairytales* become the Canon for both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dult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Grimms' Fairytales; folklore; literary Canon; natural poetry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挑战文学经典的潮流，这股潮流是西方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思潮的连锁反应，表现出了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对传统经典的不满，以及他们改写经典的诉求。这股潮流掀起了多次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论战。质疑传统文学经典的论者认为，传统的经典已经被那些已经过世的、欧洲的、男性的、白人作家（即 Dead White European Man，简称 DWEM）所统治，因而需要重写经典，纳入更多的非 DWEM 人群进入经典。而以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为代表的保守派则坚决反对打开经典，主张维护传统经典的地位。

这股潮流也催生了人们反思文学经典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D. W. Fokke-

收稿日期：2018－04－21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经典童话电影改编去经典化问题研究”（15GZYB35）。
作者简介：李莹莹（1979—）女，贵州兴义人，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视觉文化和电影改编研究；
董娟（1982—）女，贵州盘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影视文学研究。

ma）指出，对经典的研究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方面，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以前的经典的形成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批评的角度出发研究新的经典如何形成或现存的经典如何被修订，以便为我们的现状提供一个更为充分的答案。"[1] 这两大途径都聚焦于经典的形成，这说明在有关经典的问题中，经典形成的问题十分重要。

从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来看，《格林童话》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这部作品由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编写，原名为《儿童与家庭童话集》（*Kinder - und Hausmärchen*）。在其诞生国德国，这部作品成为了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作品。[2]67 2006 年 7 月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格林童话》是世界文化遗产，称其是"欧洲和东方童话传统的划时代汇编作品"，并纳入了"世界记忆"项目。连不遗余力批判要求打开经典的"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哈罗德·布鲁姆也在其为经典正名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rnon*）中将《格林童话》纳入其中。可以说，《格林童话》的经典地位已经形成，但其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仍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从这部作品的属性来看，《格林童话》是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这一文本特性呼应了经典化问题中的雅俗文学之争，即通俗文学如何进入经典这一问题。而且从 1812 年第一部第一版问世到最终版（全集的最终版出版于 1857 年，而选集的最终版出版于 1858 年），《格林童话》一共出版了 17 次，除了 10 次选集出版之外，单是全集的修改并出版就达 7 次之多，其中不乏多次大型的故事及段落的增删。① 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之后，《格林童话》更加地符合儿童文学的规范，并最终进入了文学经典的殿堂。为什么《格林童话》在修改的过程中逐渐从民俗学家转向了以儿童作为其主要的受众目标群？这一转向对其经典化过程产生了何种影响？

另外，其他类似的童话文集，如法国佩罗（Charles Perrault）编写的《鹅妈妈故事集》（原名《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 passé*，*avec des moralités*，1697 年）和意大利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Giambattista Basile）的《五日谈》*Pentamerone*（1634 年 ~ 1636 年），这两部作品的出版都早于《格林童话》，但从知名度和传播程度来看，却都逊于《格林童话》，也就是说，它们的经典地位不及后来的《格林童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作为经典童话的代表之外，《格林童话》还具有怎样的经典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格林童话》作为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

一、德国民间文学的典范

尽管作品的名称叫做《儿童及家庭童话集》，《格林童话》最初的理想受众却并非儿童，而是以民俗学者为主的成人。正是作为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才让这部作品集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部作品集是格林兄弟献身德意志民族文化复兴事业的明证，因此，要考虑《格林童话》的经典性，首先应该考虑这部作品集对民间文学的贡献，及其在德国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格林童话》1812 年的序言中，格林兄弟谈到了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故事的初衷："当我们检视丰富多样的早期德国文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种丰富性却没有被保留下来。即便是关于这笔宝藏的记忆都已经遗失，只留下了民谣和朴实的家庭故事。"[3]3 在格林兄弟生活的时代，民间文学已经濒于消亡，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其中包括德国浪漫主义中期海德尔堡派的领袖人物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和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格林童话》的搜集和整理就来自这俩人的鼓励和影响。

当格林兄弟认识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的时候，这两位学者正致力于搜集整理德国的民歌，后来格林兄弟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这些民歌随后整合为一套名为《儿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5 年 ~ 1808 年）的民歌集。在这套作品出版之后，布伦塔诺拜托格林兄弟帮他搜集更多的民间故事，于是格林兄弟在 1806 年开始了对民间

①关于《格林童话》的版本问题，详见参考文献［4］。

故事的搜集工作，并于 1810 年将搜集到的童话故事寄给了布伦塔诺。然而，布伦塔诺此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创作之上，没有使用这些故事。① 1812 年，在阿尔尼姆的鼓励和帮助下，格林兄弟决定在经过修改之后，自己出版这些童话故事，于是就有了《格林童话》的第一部第一版。1815 年，经过更多的搜集，第二部也顺利出版。之后的《格林童话》版本都是在这两部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对于格林兄弟而言，《格林童话》对民间故事的搜集只是他们工作的第一步，他们还希望通过对搜集到的民间故事的研究，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在《格林童话》第一版的注释中他们详细标注了故事的来源，1822 年还专门出版了《格林童话注释集》，对这些故事进行考证和对比研究。“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像格林兄弟那样，对那些简单的童话故事作那么多注释和说明，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对不同地区、民族和语言中流传的故事轶文加以比较和分析。”[4] 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的民俗学家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被学者视为现代童话研究的重要里程碑。[4]

格林兄弟及其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对民间文学的浓厚兴趣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从历史发展来看，18、19 世纪的德国还处于分裂和贫弱当中，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而德国贵族不思进取，对法国思想和生活方式极为推崇，法语占据了德国主流的社交领域，德语则被视为粗鄙的语言，这些现象让德国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1806 年拿破仑的入侵也加剧了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的抵抗，并且激起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掘德国民间文学和日耳曼民族精神成为了德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对于他们而言，德国的现在根植于过去，只有在充分发掘德国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重塑德意志民族文化和日耳曼精神。

另外，格林兄弟还深受他们的大学老师卡尔·封·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的影响。在萨维尼的引导下，格林兄弟意识到了“民族”（Volk）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所有成员的共同财产，而要把德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就必须研究古老的德国语言文学。[3]xxiii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格林兄弟最终放弃了能够让他们生活殷实的法律工作，而选择了语言和文学作为他们终生的事业。

格林兄弟的一生都献给了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复兴事业，除了《格林童话》的搜集整理之外，他们还整理出版了日耳曼的民族史诗、诗歌、小说、德国传说、神话等等古代文献。1812 年到 1816 年，格林兄弟共同出版了杂志《古德意志论丛》（共三卷），其“办刊的宗旨是：促进对古代德意志的研究，活跃德意志精神，……包括介绍出处，特别是跟诗史有关的内容……探讨作品的彼此联系，讲解德意志和北欧尼伯龙根人赞美英雄业绩的神话，从比较完整的集子中推荐尚有生命力的民间传说等等内容。”[5] 29

格林兄弟正是基于复兴民族精神的想法开始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故事的，他们认为，搜集这些民间故事，有助于德国人民族身份的识别和自我认知。“通过这种方式，格林兄弟的童话集被征召为民族化服务，成为了像格林兄弟这样的知识分子对抗拿破仑入侵他们深爱的家乡黑森的政治武器。”[6] 在 1871 年德国建国之后，格林兄弟成为了德国民族化的先驱，《格林童话》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工具。[6] 正是在这种民族化的潮流中，《格林童话》在德国的经典地位得到了稳固。

但《格林童话》又不仅仅只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经典，这部民间故事集在流传过程中更多地被当成儿童文学经典传播。作为童话的《格林童话》不仅为民俗学家们所了解，更被翻译成了一百多种语言，成为了“孩子们的《圣经》”。[7] 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到为儿童喜闻乐见的读物，《格林童话》的这一转变让它不仅是某个民族的经典，更成为了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二、应运而生的经典童话

当 1812 年《格林童话》第一部第一版出版之

①20 世纪初期，格林兄弟寄给布伦塔诺的这份手稿在法国厄伦堡修道院被发现，因而被称为 1810 年的“厄伦堡手稿”，其中包含了 53 篇童话故事，基本没有经过加工，比较原始和粗陋。

后，格林兄弟得到了很多赞扬，但同时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其中最让格林兄弟感到不解的质疑就是认为这部作品包含了血腥暴力和性暗示，并不适合儿童阅读。甚至连曾经支持他们收集整理工作的阿尔尼姆也认为格林兄弟不做任何修改就将这些粗鄙的故事呈现在大众面前是不合适的，他认为这种行为违背了他们的诗学理想。在格林兄弟看来，这些质疑简直就是吹毛求疵，因为他们的作品并非专为儿童所作。在 1813 年写给阿尔尼姆的一封信中，雅各布·格林指出单从这部作品的名称出发就想象其与儿童有关是毫无根据的，他认为没必要专门为儿童创作属于他们的作品，因为“我们呈现在公众、传统教育和戒律面前的作品是老少咸宜的，孩子们会在他们准备好之后，就理解那些他们现在无法掌握的、划过他们脑海的东西。”[3]xxix

从雅各布·格林的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格林兄弟并没有儿童文学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搜集的故事保持了它们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中的原貌，而几百年来的口头流传本身就已确保了这些故事是老少咸宜的。格林兄弟与评论者们的分歧也正好说明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儿童文学以及与之相连的儿童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言自明的概念，毕竟对他们来说现代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念的出现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指出现代的童年观念到 18 世纪才正式出现。[8]此时期，包括教育、孤儿院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大量出现。[9]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在以口耳相授作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儿童与成人共享各种信息，而印刷术的出现限制了儿童获取的信息量，将儿童和成人区分开来。[10]《格林童话》中搜集的民间故事在成文之前多数都是口头传播，儿童与成人一起共享说书人讲述的故事，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雅各布·格林会认为他搜集的民间故事是老少皆宜的。而民间故事集《格林童话》的出现正赶上人们开始关注儿童这一群体，尤其是资产阶级重视儿童教育的时机。正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所言，初版《格林童话》不是为儿童而写的，但其中的故事大多是关于儿童的，这部书也顺理成章地被人们用来教育儿童。[3]xxxv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其中的一些血腥暴力或乱伦的故事会招致大量的批评了。

不过，批评家们的责难也让格林兄弟开始关注儿童这一群体，他们逐渐接受了批评家们的意见，对他们的故事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使之更适宜儿童阅读。从 1819 年的第二版全本开始，由于哥哥忙于其他工作，威廉·格林逐渐成为了《格林童话》修改的主力，而这也是《格林童话》改动幅度最大的一版。威廉·格林在这一版中大幅度地增删童话篇目、删除了那些被认为有害于儿童阅读的段落、删除了全部的学术性的注释、还增加了插图，不仅如此，他还加入了基督教的训诫，让这些故事更加符合中产阶级的口味。[3]xxxi用杰克·齐普斯的话来说，这一版中的故事“更加的纯净、真诚，以及公正”[2]62，当然也更加适合儿童阅读。以后的各个修订版本都是在这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这种修改改变了口传故事本身的原貌，不利于民俗学家的研究工作，但如果从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来看，格林兄弟所作的修改是值得肯定的。在多次的修改中，《格林童话》不仅越来越向儿童靠拢，而且还在民间故事与刚刚兴起的儿童文学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影响是积极的：从一方面看，儿童文学借由大众熟悉的民间故事获得了读者的认可，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流传于社会底层的民间故事也借助儿童文学这一新的形式重新被中产阶级所发现，并且焕发出新的光彩。

《格林童话》的修改也体现出了为儿童的文学童话如何从民间故事中脱胎出来，逐渐形成的过程。虽然童话早就存在于口述的民间故事中，但其作为一个单独概念的出现还要等到 17 世纪的法国，杰克·齐普斯认为这时正是童话体制化的开始。不过此时的童话虽然从民间故事中分离出来，但并没有明显的意图专为儿童而作。比如此时法国作家佩罗的《鹅妈妈故事集》，其写作对象也不仅仅只有儿童，也包括成人，甚至有论者认为其主要的目标是文学精英。[11]直到 18、19 世纪，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才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童话的名称演变来看，在法国，童话被称为 Contes de Fees（童话），与 Contest Populaires（民间

故事）区别开来。而在德语中也存在 Volksmärchen 和 Kunstmärchen 的区别，齐普斯认为 Volksmärchen（相当于英语中的民间故事 Folk Tale）应该归属于下层阶级，属于家庭和儿童的圈子，是口传文化的一部分，而 Kunstmärchen（或 Fairy Tale）是艺术故事或文学童话故事，是被加工过的。在杰克·齐普斯看来，《格林童话》应该属于 Volksmärchen，但在翻译为英文的时候，却使用了 Fairy Tale（童话故事），这明显是一种误用。

然而，如果考虑到格林兄弟对《格林童话》的多次修改，那么用 Fairy Tale 来指称这部作品集也不算误用，因为威廉·格林在其修改的过程中明显地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他搜集到的民间故事进行加工和整理，使之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儿童教养观念。正是这些修改让《格林童话》真正成为了童话，并且在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以说，《格林童话》的多次修改使得这部故事集不仅仅成为民俗学家的案头之作，而且越来越为广大的儿童所熟知。直到 1857 年的全本最终版，《格林童话》终于奠定了其在儿童文学界的权威地位。

三、“自然诗”的美学内核

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及文学经典的选择准则时十分强调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他指出“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固定的价值。这些不可全然忽视的价值经由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建立起来。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12]就《格林童话》而言，除了其恰逢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苏醒以及儿童文学萌生的时机而外，其经典性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即其具有的“自然诗”（Naturpoesie）的美学内核。

在搜集整理《格林童话》的过程中，格林兄弟自始至终都遵循了“自然诗”[3]xxvii的美学理念，这使得《格林童话》不仅仅只是一本民间故事集，而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美学内涵，也与其他的童话故事集区分开来。可以说，只有了解“自然诗”的美学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格林童话》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自然诗”是德国浪漫派重要的美学观念，其提出者是德国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研究民歌时，赫尔德发展出了“自然诗”的核心概念，并将其视为工业文明的对立面，“赫尔德选择 Narurpoesie 这个词，是因为它与本质和自然相连，两者都意味着没有人工的限制。在这简单而自然的 Narurpoesie 的表述中，他看到了一种在时空中传承的普遍的诗歌。……Narurpoesie 是唯一没有被现代文明分裂性力量所摧毁的人类经验。民歌、神话、史诗依然反映了一种依然保留在晚近诗歌中的经验共同体。”[13]

格林兄弟吸纳了赫尔德的“自然诗”观念，将民间的口头文学视为天然的诗歌，与人工的诗歌（Kunstpoesie）相对。“他（雅各布·格林——笔者注）在一篇著名的讽刺短诗中写道：‘每一部史诗必定是自己写成的。’这些诗歌不是创作出来的；如同树木一样，它们是自然生就的。因而，格林把通俗诗歌形容为‘造化之诗’（Naturpoesie）。”① 在格林童话看来，不论是《尼伯龙根之歌》这样的史诗也好，还是他们搜集的童话故事，都是从民间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就这个层面而言，二者都是“自然诗”。雅各布·格林曾如此描绘童话：“童话接近诗歌，传说接近历史。前者自成一家，别具风姿，如天生丽质，妖艳绝伦；而传说则并不那么色彩斑斓。”[5]42而德国文化的复兴正有赖于这些来自民间的“自然诗”。因此，他们以搜集民间文学为己任，回到民间，从人民中发掘那些最有活力、最自然，也是最有诗意的口头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格林兄弟强调“自然诗”是在民间自然生成的，与个别文人所作的人工诗歌相区别，并希望自己的民间故事集能“准确地、不加歪曲地表达原文”[5]63，但在实际的编撰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完全保留民间故事的原貌，而是进行了修改。从“厄伦堡手稿”可以看出，格林兄弟最初采集到的故事是支离破碎的，而在 1812 年的《格林童话》中，故事被格林兄弟补充完整，还加上了很多描述性的语言，使得这些故事的可读

①其中的“造化之诗”即本文所谓的“自然诗”，转引自参考文献［14］第 4 页。

性和艺术性得到了加强。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被认为是民间故事的套话，如“从前有一个……”“从此他们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等等，都是格林兄弟的发明。[14]24格林兄弟还对部分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故事内容进行了修改，如将“厄伦堡手稿”中白雪公主的母亲改成了后母，要回棺材的人改成了王子而非白雪公主的父亲等等。① 这些修改表明格林兄弟所认为的“自然”并非如今民俗学家们所倡言的忠实于原貌的自然，而是一种美学观念，这种观念虽以民间、自然为美，但并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经过加工后的自然。

当谈及格林兄弟搜集《格林童话》的目标时，雅各布·格林在致阿尔尼姆的信中明确表示他们想要“编一本艺术上生动、老少咸宜的书而根本不想建造一个收藏古董的博物馆。”[5]37他们不仅想让这些古老的童话载入诗史，“同时还想让诗本身，让其中有生命力的诗发挥作用，去陶冶每个人的心灵。”[5]37对于格林兄弟而言，搜集《格林童话》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用“自然诗”去陶冶心灵。因此他们并不讳言他们对《格林童话》的修改，在他们看来，这些修改非但没有损害，反而更好地突出了这些故事的力量。

童话作家、研究者彭懿认为《格林童话》在民间童话和创作童话之间维持了一个很好的“度”，这使得这部作品既保留了来自民间的叙事特征，也成为了以儿童为目标群的创作童话。[15]这种“度”得益于格林兄弟在搜集的民间故事基础上的修改，正是在修改的过程中《格林童话》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既简单朴素又热情洋溢，既优美迷人又生动自然。”[16]这种对比我们从初版与最终版《格林童话》中《莴苣姑娘》故事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

> 一天，一个年轻的王子骑马穿过了森林，经过这座塔。他抬起头，看见了靠在窗边的美丽的莴苣姑娘。听到她那甜美的歌声，王子完全爱上了她。但他却找不到门或楼梯接近那个窗户，这让他感到十分的绝望。不过他还是每天都到森林里来。[3]38(1812年版)

> 几年之后，有一天，一个王子骑马穿过树林，从塔旁边走过。他听到一种歌声非常悦耳，就停下来静听。那是莴苣因为太寂寞，想消磨时光，于是唱出甜蜜的歌声。王子想上去看她，于是找塔的门，但是寻找不着。他骑马回去，但是歌声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每天都走到树林里去听。[17](1857年版)

从两个版本的对比来看，格林兄弟的修改使得语言更加的生动流畅。不仅如此，最终版中还加入了一些心理描写，让故事显得更加细腻动人。可以说，正因为格林兄弟很好地把握了民间故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度，使得修改后的《格林童话》既保留了民间故事自然质朴的特色，又兼具了生动的可读性，这种改动正符合格林兄弟所倡言的“自然诗”的美学理念。

《格林童话》不仅仅只是民间故事的汇编，而是倾注了格林兄弟美学理念的作品。格林兄弟在其中将自然、民间视为审美的对象，发掘了民间故事中纯真、质朴的美学价值并将其呈现在中产阶级的眼前。这种对“自然诗”的推崇使得这部作品不仅适宜儿童的阅读，也彰显了其作为文学经典的美学价值。

四、结语

当我们谈及《格林童话》时，总会不假思索地称其为经典童话，但这部作品并非天生的童话，亦非生就的经典，其经典地位是在不断的修改中，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奠定的。作为一部搜集自德国本土的民间故事集，《格林童话》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凝聚做出了贡献；正是顺应了发现儿童及儿童文学的潮流，《格林童话》才逐渐地从民间故事转变为深受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而格林兄弟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自然诗”的美学观念使之区别于其他的童话故事集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价值，让《格林童话》在经典的行列中站稳了脚跟。可以说，《格林童话》作为经典的形成，既因其顺应了时代潮流，又因其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所以在出版了两百多年之后，《格林童话》仍在世界各地扎根，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①修改的内容详见参考文献［2］的第 63 到 67 页。

［参考文献］

［1］杜卫·佛克马. 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他更平等［M］//童庆炳，陶东风.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李会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

［2］ZIPES J.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3.

［3］GRIMM J，GRIMM W. The Original Folk and Fairy Tales of the Brothers Grimm：The Complete First Edition［M］.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4］伍红玉. 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现代中译［J］. 德国研究，2006，21（4）：62－68.

［5］格. 盖斯特涅尔. 格林兄弟传［M］. 顾正祥，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6］HAASE D. Yours，Mine，or Ours? Perrault，the Brothers Grimm，and the Ownership of Fairy Tales［G］//TATAR M.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New York：Norton，1999：355.

［7］杨武能. 格林童话谈片［M］//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 格林童话全集. 杨武能，杨悦，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632.

［8］ARIÈS P.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M］，trans. Robert Baldick，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2.

［9］乔东平，谢倩雯. 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J］. 东岳论丛，2014，35（11）：116－122.

［10］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 吴燕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SHAVIT Z. The Concept of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Folktales：：Test Case—“Little Red Ridding Hood”［G］//TATAR M.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New York：Norton，1999：317－332.

［12］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

［13］刘晓春. 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J］. 民俗研究，2007（3）：41－67.

［14］彼得·伯格.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 杨豫，王海良，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彭懿. 格林童话的叙事特征［J］. 中国儿童文学，2009（2）：49－56.

［16］张素玫. 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6）：96－102.

［17］格林兄弟. 格林童话全集［M］. 魏以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9.